

黄蓓佳
选编

我的心已经飞过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有在我心“想月那的计在若要我的
 了我必定想谢向光天生算是在少时的想
 了我怜有，谢这都晚命着有在少下光。来
 活声地一在呵整地上呢什的年少要般少。到
 了呼吸种那！个在，我时候的少把年。边
 呢实笑温宝谢界后当过会不时里光的冲时，不
 ？着起柔色这呼。然是不再想还啊！时使光，过
 的来和色一叹可还不断爱忧不这光成于，也
 那了愿的一，常在与它前个才细能柔满
 一吧悲深切起是是断爱忧不这光成于，也
 刻。的的一，常在与它前个才细能柔满
 ，力量切：我开浪不的还世能柔满
 ，是重切心，费再无不界能柔满
 听上，里我它被常敢才醒的
 了，希望它，说能出
 我在这还想着它，够
 的感化，是还想着它，够
 了，我在这还想着它，够



黄蓓佳
选编

我的心已经飞过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心已经飞过/黄蓓佳主编.—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8
(感动)

ISBN 7-5346-2474-6

I. 我… II. 黄…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青少年读物—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4378 号

书 名 我的心已经飞过
选 编 者 黄蓓佳
责任编辑 祁 智 雷 雨(特邀)
出版发行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14F、15F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常熟市印刷二厂
地 址 常熟市大义镇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页 1
印 数 1—14000 册
字 数 169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46-2474-6/I·471
定 价 10.00 元
(江苏少儿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世上最快乐的事情

(序)

曹信民

很多年前的一天，夕阳西下的黄昏，一个长胳膊长腿的瘦高女孩蜷坐在老屋的门槛上。她穿着毛蓝布长裤、紫花小褂，额前的刘海整齐而又浓密。她拱起的膝盖上摊着一本厚厚的小说，是那个年代风靡全国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因为夕阳斜照的关系，她的眼睛微微地眯缝着，皮肤也是微黄的，隐隐地现着一种菜色。那时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毫无疑问，女孩也是营养不良的人群中的一个。

那个黄昏，她的姨娘风尘仆仆从长途汽车站出来，一路打听找到了她的家门。姨娘的身影遮住了女孩眼前光线的一刹那，女孩迷迷糊糊地抬起头来，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惊喜。她把膝盖上的书页合上，让姨娘看清封面，然后问出一句话：“你看过这本书吗？”

这个蜷坐在门槛上的女孩就是我。那年我七岁，读小学二年级。

1977

在我长大以后，姨娘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趣事。姨娘笑着说：“这个孩子真是书痴啊，我还是头一回坐汽车去姐家做客，她见了我竟不知道叫我一声、问半句好，反而把她看的一本书举着考我。”姨娘由此断定我不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的确如此。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依然是一个不善交往、每到公开场合便感觉拘谨和蠢笨的人。书本让我的精神世界变得极其丰富，相对而言，物质的世界便不再重要，它可以远远地退居其后，它的喧闹和嘈杂跟我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十一岁那年，“文革”开始。“文革”剥夺了我们那一代人读书的权利，然而对于文字的渴望却像野火烧过春风中又生的草一样，蓬蓬勃勃不可遏止。我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我家书架上仅有的几百本书，短时间内被我如饥似渴却又是囫囵吞枣地读了个遍。记得那书架上最齐全的一套书是初一到高三的语文课本。借助于课文后面的详细注释，我似懂非懂地读完了整个中学时代必须阅读的古文选，至今还能够记得其中的某些篇章。有几册《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是我最感兴趣的读本。因为它们，我清楚地意识到世界不仅仅是我生活的那座小城，它要广阔得多、神奇得多，也丰富得多，值得我们穷其一生的努力去追寻和探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着了魔似的渴望当一个地质学家或是间谍，便是因为这两种职业背后的广阔背景和不可知的神秘。童年的阅读对人的一生影响至深。

我父母工作的学校是一所很不错的县中，县中图书馆在我童年的心目中曾经是一处圣殿一样的地方。“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圣殿被打碎了，成千上万册的图书被揪出来示众，然后拖到操场上一把火烧毁。图书馆主任“火中取栗”，偷偷运回家一纸箱书籍。主任的儿子跟我小学同班，因此我沾了他的光。我们像老鼠偷鸡蛋一样，把箱子里的小说书一本一本地搬运出来，在

一双双黝黑的小手中辗转一圈之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箱子中去。那个图书馆主任可能比较“崇洋媚外”，弄回家的小说大部分是世界名著。我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有很多的书，传到我手中的时候已经缺头少尾，看了半天都不知道书名和作者名。等到十年之后我上了大学，外国文学开禁，我在北大图书馆发疯一样地狂读名著时，时不时会在心里惊叫一声：这本书不是我小时候读过的吗？然后我深深地埋头去，额头紧贴着书页，嗅着那股陈年纸张散发出来的潮湿的气味，心里涌出一阵老朋友失而复得的狂喜。也有一些书，童年时候莫名其妙地读过了，模模糊糊留下一点印象，成年之后想找到它复读，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它们就这样永远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像无数消失在我生命旅程中的朋友和家人。消失和永存，人的一辈子便是这样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积成一条蜿蜒在身后的长长的印痕。

3

十九岁，我在农场插队。一个飘雪的冬夜，农场宣传队集中在场部排练节目。电忽然停了，礼堂里一片漆黑。一个只读了三年小学的农场工人对我们说：“我来讲个故事吧。”他讲出来的是《茶花女》。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乡村，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农场工人能够绘声绘色地讲述法国作家的一本小说。那个凄美的冬夜从此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我记得我落泪了。一生中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悲剧作品的魅力。几年之后，我买到了《茶花女》的小说，听过了《茶花女》的歌剧，看过了《茶花女》的电影，不止一次地聆听各个男高音领唱的华丽异常的《饮酒歌》。我从一切形式的《茶花女》中寻找那个雪夜的感觉，试图重温为玛格丽特命运流泪的幸福。然而再不可能了，人的一生不会两次趟过同一条河，所有最好的都是惟一的。

还是在那个年代，有一段时间我从插队的农场被借调到南京工作。一位好心的老师知道我喜欢读书，借给我一本《基度山恩仇记》。不是小说的全部，只是四卷本中的第一卷。老师千叮万嘱“此书切不可让第二个人看到”，否则他会被加上“传播封资修毒草”的大罪名。我再三向他保证。回到宿舍通宵看完了书，天亮之后我就傻掉了，神魂颠倒，走路如同踩着棉花；恍恍惚惚，不知道今夕何夕，此处何处。我想我必须要找一个人分享我的狂喜，否则我会爆炸，会因为无法呼吸而憋死过去。思考再三，把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在脑子里过滤一遍之后，我选择了我的母亲。我想母亲总不会害我，让她不说出去，她肯定不会说的。我就去了邮局，挂号给我母亲寄出这本书，让她看完之后立刻再寄回来。后来我母亲寄还书的时候发表了什么看法，我已经不记得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的目的不是让她评论，仅仅是需要她分享一下我的快乐。

此后的好几年中，我的生活目标里增添了一条：疯狂寻找《基度山恩仇记》的后面三卷。我询问过很多的人，得到过无数次否定回答。因为如此，得到这套书的念头愈加强烈，无形中竟成了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动机之一。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我在北大读书时，外国文学解禁，我和班上的同学轮换着在海淀新华书店通宵排队，买到了好几套心仪已久的文学名著，我才得以和我的“梦中情人”相遇。那天我是一路小跑奔回宿舍的，旷了一整天课，躲在宿舍里读这套四卷本的书，从开头读起。读完最后一个字，合上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书页，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隐隐的忧伤和失望：我找不回从前的迷狂和喜悦了！我已经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我读过了太多的外国名著，我不再单纯，有了跟从前不同的阅读品位，因此我不再可能感受到从前读这本书的快乐。人的成长过程原来是要用很多消逝的东西来

换取的。但是，因为有了这一段不同寻常的曲折经历，我仍然把这本书视为我的珍爱。有一年，北京的一家出版社组织作家们为三十种外国名著缩写简本，开过来的书目上赫然有《基度山恩仇记》！我毫不犹豫在它的名字上打了勾。在我的灵魂中，其实已经把它认做一个有着肌肤之亲的朋友了。

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是想跟选中“感动”这套丛书的读者们交流一下读书的感觉。今天的时代跟过去当然大不相同，但是我相信人类的灵魂没有改变很多，人们在优美的文字和崇高的心灵面前依然会感动，有一种惊颤和五体投地的崇拜。从前感动过我们的作品，今天还会感动更多年轻的读者。希望你们的一生中也能留下一些有关读书的温馨记忆。将来在你们年老的时候，回味曾经读过的那些文字，承认这世上有一种美好是可以永存的。

目 录

1

序	黄蓓佳 / 1
鸟兽不可与同群	冰 心 / 1
年	季美林 / 5
海 燕	郑振铎 / 12
风 箏(外一篇)	鲁 迅 / 16
再别康桥	徐志摩 / 21
秃的梧桐	苏雪林 / 24
憔悴的弦声	叶灵凤 / 26

黄 昏	何其芳 / 30
昨天在哪里	顾均正 / 33
天才梦	张爱玲 / 36
虾 趣	秦 牧 / 40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 44
白玉盅	林清玄 / 52
给成人读的童话	周国平 / 56
漫步之九	[法]卢 梭 / 61

松 江	
.....	[日]小泉八云 / 74
雪国的圣诞节(外一篇)	
.....	[日]岛崎藤村 / 84
在神殿门口(外一首)	
.....	[黎巴嫩]纪伯伦 / 86
生命的滋味	
.....	席慕容 / 99
我愿意是急流(外一首)	
.....	[匈牙利]裴多菲 / 104
秋	
.....	[智利]加·米斯特拉尔 / 108
哈姆莱特	
.....	[英]威廉·莎士比亚 / 111
菜 园	
.....	沈从文 / 116

受 戒	汪曾祺 / 127
夏里亚宾	[俄]蒲 宁 / 148
桑孩儿	[日]水上勉 / 160
巨翅老人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 172
简·爱(节选)	[英]夏洛蒂·勃朗特 / 180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节选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 197
蜘蛛的生活节选	[法]法布尔 / 206
为二十一世纪做准备	[美]比尔·克林顿 / 220
编后记	228

冰 心

(1900—1999)

原名谢婉莹，生于福州，童年时代随父移居烟台，后迁至北京。1920年发表处女作《两个家庭》，继而又写了《斯人独憔悴》、《去国》等短篇小说，同时写作散文和诗歌。1921年发表的《笑》被认为是新文学初期具有典型意义的“美文”。由于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她将自己“零碎的思想”用三言两语记录下来，后结集为《繁星》和《春水》出版。1923年赴美学习文学，写了《寄小读者》、《山中杂记》等散文。冰心一生散文以自然、母爱和童真为基本主题倾向，以亲切、委婉、淡雅、清丽、柔美为特有艺术风格。

鸟兽不可与同群

女伴都笑弗玲是个傻子。而她并没有傻子的头脑，她的话有的我很喜欢。她说：“和人谈话真拘束，不如同小鸟小猫去谈。它们不扰乱你，而且温柔的静默的听你说。”

我常常看见她坐在樱花下，对着小鸟，自说自笑。有时坐在廊上，抚着小猫，半天不动。这种行径，我并不觉得讨厌。也许就是因此，女伴才赠她以傻子的徽号，也未可知。

2

和人谈话未必真拘束，但如同生人，大人先生等等，正襟危坐的谈起来，却真不能说是乐事。十年来正襟危坐谈话的时候，一天比一天的多。我虽也做惯了，但偶有机会，我仍想释放我自己；这半年我就也常常做傻子了！

第一乐事，就是拔草喂马。看着这庞然大物，温驯的磨动它的松软的大口和齐整的大牙，在你手中吃嚼青草的时候，你觉得它有说不尽的妩媚。

每日山后牛棚，拉着满车的牛乳罐的那匹斑白大马，我每日喂它。乳车停住了，驾车人往厨房里搬运牛乳，我便慢慢的过去。在我跪伏在樱花底下，拔那十样锦的叶子的时候，它便侧转那狭长而良善的脸来看我，表示它的欢迎与等待。我们渐渐熟了。远远的看见我，它便抬起头来。我相信我离开之后，它虽不会说话，它必每日的怀念我。

还有就是小狗了。那只棕色的，在和我生分的时候，曾经吓

过我。那一天雪中游山，出其不意在山顶遇见它。它追着我狂吠不止，我吓得走不动。它看我吓怔了，才住了吠，得了胜利似的，垂尾下山而去。我看它走了，一口气跑了回来。三夜没有睡好，心脉每分钟跳到一百十五下。

女伴告诉我，它是最可爱的狗，从来不咬人的。以后再遇见它，我先呼唤它的名字，它竟摇尾走了过来。自后每次我游山，它总是前前后后的跟着走。山林中雪深的时候，光景很冷静。它总算助了我不少的胆子。

此外还有一只小黑狗，尤其跳荡可爱。一只小白狗，也很驯良。

我从来不十分爱猫。因为小猫很带狡猾的样子，又喜欢抓人。医院中有一只小黑猫，在我进院的第二天早起刚开了门，它已从门隙钻进来，一跃到我床上，悄悄的便伏在我的怀前，眼睛慢慢的闭上，很安稳的便要睡着。我最怕小猫睡着时呼吸的声音！我想推它，又怕它抓我。那几天我心里又难过，因此愈加焦躁。幸而护士不久便进来！我皱眉叫她抱出这小猫去。

以后我渐渐的也爱它了。它并不抓人。当它仰卧在草地上，用前面两只小爪，拨弄着玫瑰花叶，自惊自跳的时候，我觉得它充满了活泼和欢悦。

小鸟是怎样的玲珑娇小呵！在北京城里，我只看见老鸦和麻雀。有时也看见啄木鸟。在此却是雪未化尽，鸟儿已成群的来了。最先的便是青鸟。西方人以青鸟为快乐的象征，我看最恰当不过。因为青鸟的鸣声中，婉转的报着春的消息。

知更雀的红胸，在雪地上，草地上站着，都极其鲜明。小蜂雀更小到无可苗条。从花梢飞过的时候，竟要比花还小。我在山亭中有时抬头瞥见，只屏息静止，连眼珠都不敢动。我似乎害怕将这弱不禁风的小仙子惊走了。

此外还有许多毛羽鲜丽的小鸟，我因找不出它们的中国名

字，只得阙疑。早起朝日未出，已满山满谷的起了轻美的歌声。在朦胧的晓风之中，欹枕倾听，使人心魂俱静。春是鸟的世界，“以鸟鸣春”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两句话，我如今彻底的领略过了！

我们幕天席地的生涯之中，和小鸟最相亲爱。玫瑰和丁香丛中，更有青鸟和知更雀的巢。那巢都是筑得极低，一伸手便可触到。我常去探望小鸟的家庭，而我却从不作偷卵捉雏等等破坏它们家庭幸福的事。我想到我自己不过是暂时离家，我的母亲和父亲已是这样的牵挂。假如我被人捉去，关在笼里，永远不得回来呢，我的父亲母亲岂不心碎？我爱自己，也爱雏鸟；我爱我的双亲，我也爱雏鸟的双亲。

4 而且是怎样有趣的事，你看小鸟破壳出来，很黄的小口，毛羽也很稀疏，觉得很丑。它们又极其贪吃，终日张口在巢里啾啾的叫，累得它们母亲飞去飞回的忙碌。渐渐的长大了，它们母亲领它们飞到地上。它们的毛羽很蓬松，两只小腿蹒跚地走，看去比它们的母亲还肥大。它们很傻的样子，茫然的只跟着母亲乱跳。母亲偶然啄得了一条小虫，它们便纷然的过去，啾啾的争着吃。早起母亲教给它们歌唱，母亲的声音极婉转，它们的声音，却很憨涩。这几天来，它们已完全的会飞了，会唱了，也知道自己觅食，不再累它们的母亲了。前天我去探望它们时，这些雏鸟已不在巢里，它们已筑起新的巢来了。在离它们的父母的巢不远的枝上。它们常常来看它们的父母的。还有虫儿也是可爱的。藕合色的小蝴蝶，背着圆壳的小蜗牛，嗡嗡的蜜蜂，甚至水里每夜乱唱的青蛙，在花丛中闪烁的萤虫，都是极温柔，极其孩气的。你若爱它，它也爱你们。因为它们都喜爱小孩子。大人们太忙，没有工夫和它们玩。

季羨林

(1911—)

山东临清人。著名学者。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1935年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1956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等学术论著。散文集有《怀旧集》、《人生絮语》、《牛棚杂忆》等。另有翻译作品《沙恭达罗》、《罗摩衍那》等。